

詩經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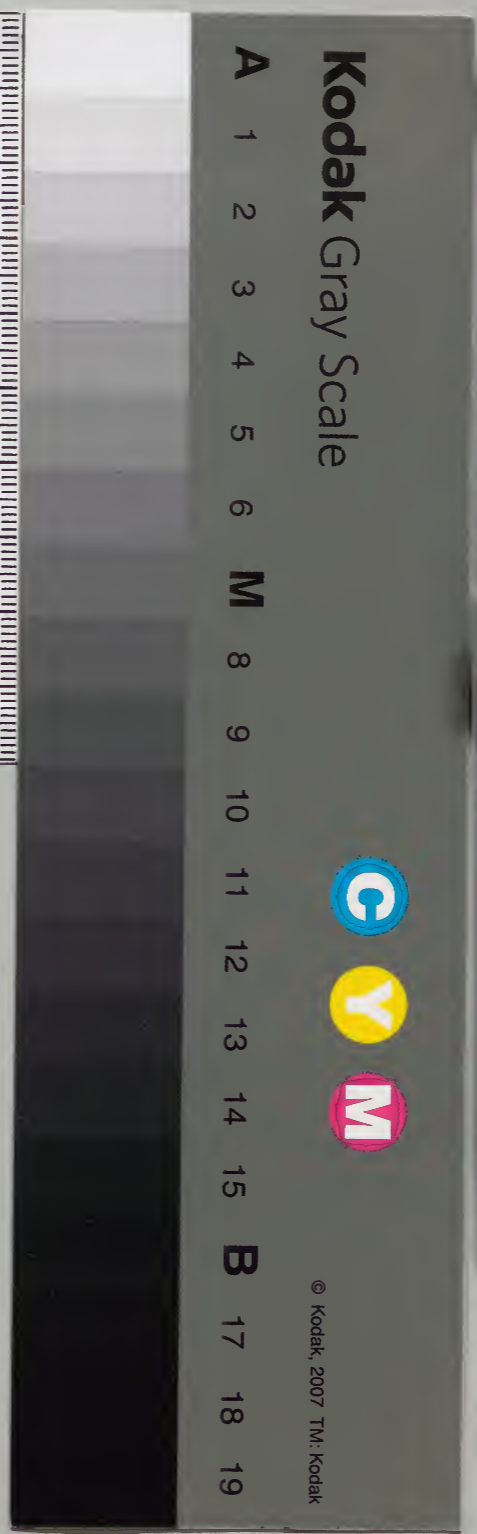
五



和書門類			
二册	九架	六五函	二四一七號

庫文同内		
九	二四	和
一	二四	書
六	一七	類
架	册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417
册數	21 (5)
函號	191 65





詩經別考五

弘文院學士林子撰

齊風

雞鳴



淺草文庫

○蒼蠅爾雅十曰蠅好交其前足有

紋繩之象故繩之為字从蠅省二好

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

扇也段氏云蒼蠅聲雄壯清蠅聲清聽其

皆在翼爾雅翼二十七曰蒼蠅蠅

之繁者雅有青蠅風有蒼蠅比於青

蠅而小其色蒼好集几桮食飲上有

是也。持徑考曰：按青蠅即能變白
黑者，蒼蠅其小者也。陸農師謂天子
青蠅非是。古義云：一說曰：天將曙
而蒼蠅始有聲，此墮妃疑其已遲之
辭也。六通。

○匪東方則明。升庵外集云：匪東方
則明，明音莖。叶月出之先。又是天曰
明及雨出王。易：天下文明。上叶陽氣
潛藏。下叶與時偕行。書：元首明。我股
肱良。我庶事康。我白虎通：清明風者。

清莖也。荀子：契云王。生那明。歸藏：莖
詞。空山之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
義和職。日月以為明。

葛氏日抄曰：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
之早起，故以蠅聲為雞聲。梅庵云：心
常恐晚聞其似者，而為真。至曹氏始
謂袁公以雞聲為蠅聲。嚴氏宗之。蠅
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
無蠅聲也。戴氏曰：袁公荒謬，雞鳴矣
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

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先爾一以為賢
妃之言一以為哀公之言未知孰是
坐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
貫

○蟲飛 詩經考云爾雅云有足謂之
蟲無足謂之豸此對文耳故言則
無足之曰蟲

子貢傳云桓公好內衛姬歲之賦維
鳴

申培說曰維鳴齊衛姬初桓公以勤

政故作此詩賦也

小序云維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
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
道焉

古義曰子貢傳云桓公好內衛姬
歲之按左傳桓公之夫人三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云云按鄒忠胤云桓公
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易牙有罪于
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
立武孟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卽武
蓋也。無何上旋見殺於國人。以其姬
之怙寵養交。陰謀傾國如此。彼不考
夜半之泣斯已矣。安能考此雞鳴之
賦。賦雞鳴者。其少姬乎。夫五公子爭
立。皆莫克終。卒之有國而傳者。惠公
也。倘上其母德懋耶。

又云。序曰。哀公荒淫。改賢妃。風寒警
戒。朱子謂。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
韓詩以爲說人也。其義未詳。

讀詩記云。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
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
以雞鳴爲風興之節。至於蟲飛鳥
則不獨以急於政事。上非尚竊之時
也。君子之愜身。不以有事。登無事則
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
也。

類考引孔叢子曰。孔子曰。于雞鳴見
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詩約云。詠通蠅聲。月光皆極形容之

詞非必以理也。辨者難三。辨龜蚘始
文作文。謂日出為日。出傳寫之。誤。固
哉。其言詩也。人將曉則更倦。而畏曉
蟲飛。莫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

還

○還

韓詩說釋文好貌。

此

齊詩漢書

水經注並子貢傳中培說俱作營。

漢書二十八地理志曰齊詩曰子之
營兮。遭我虜嶠之間兮。師古曰齊國

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
之。往也。嶠山名也。字或作嶠。亦作嶠。
音皆乃高切。言往道營。而相逢於
嶠山也。古義云還道作嶠。說文云
材。豎也。所謂便嶠也。嶠齊山名。字从
山。从犴。按犴之為義。犬性驕也。此山
當是獵犬出沒之所。故从犴也。董氏
云。考于地記。嶠。嶠。皆山名。在齊之
郊。故諸書或異。

○兩肩 古義云張揖曰獸三歲為肩

不定其為何獸也。或以為即豨。說文云：豨，三歲豕，肩相及者。詩：獻豨于公。是也。

○謂我儼。韓詩作儼，釋文：好貌。○古義云：譽，辭也。說文云：慧也。章潢云：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儼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詞，而不加一語，以致反刺之意。此齊人矜誇之俗，昭然不容掩矣。又班固云：此上其飾後之體也。

○兩狼。古義云：按爾雅云：狼，牡獾也。狼，其子微，絕有力也。迅，狼為總名，分之則有羅狼、微、迅四名。豨，狼之名，獨歸之。乳者，羅頤云：鳥之類，雄擊于雌，獸類，乳猛于牡。○以乳獲其子，非可得也。是以罷為熊之乳，而羅猛于熊。狼為獾之乳，而狼名獨著。虎猛者，猶乳虎，蓋其類也。○讀詩記曰：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小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後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困於馳逐，謂之好焉。子貢傳云：齊俗習於田賦，營申培說云：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古義後小序註云：哀公名不辰，太公四世孫，後朝周，為夷王所烹，因紀侯之諂也。宋衷云：哀公荒嬉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按史記曰：懿王之時王

室遠衰，詩人作刺。金履祥云：詩之時世多不可考，其時玉風未作，變小雅多有刺詩，序皆以為刺幽王。太史公亦多見古書，殆必有考。胡氏大紀以齊哀公之立當在懿王之世，而以刺哀公之詩歸之。

又曰：子貢傳申培說，朱傳皆不著其世，愚以序及宋衷兩說，昭合皆以為哀公時事，故從之。

讀詩記云：當是時，穆以游畋成俗，詩

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滌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還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十月朔日

著

○侯我於著。漢書地理志：族我於著。師古註云：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也。一曰：門屏之間曰著。

類考云：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疏云：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若為宁。李處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孔疏云：著與宁音義同。禮書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侯我於著，乎而。大夫士與焉者，蓋簾帷之為蔽，限亦謂之屏也。詩經考云：水經註：泗水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則又亦門宁之宁明矣。

字與著字義各別。他處未有相通者。
小序云：諸、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子
責傳申培說同。

古義云：諸、刺、魯桓公也。娶齊文姜而
不親迎。至于謹以迎之。于是得見乎
公矣。國人代為文姜之辭。以醜之。又
云：以其世求之。則文姜也。何以明之。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迎女。九月。
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
人姜氏至自齊。公羊傳云：翬何以不

致。得見于公矣。胡安國云：古者昏禮
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
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
以公子翬往送。則既輕矣。為齊侯來
乃迎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
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
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
手在敬。苟之刺也矣。

讀詩記云：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
曰：侯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辭緩之體。

也。雖亦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
歟。

東方之日

類考曰。韓詩云。彼姝者子。詩人之所
悅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程子曰。
日月昭明。則無隱蔽。奸慝莫容。如朝

廷明于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
行。刺其當明而昏也。

補攷云。歐陽氏云。東方之日。日之初
升也。蓋言彼姝之子。顏色奮然。美盛
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
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但知稱
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
不能以禮化也。

頌。續詩傳云。日升於東。月盛於東。其
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

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為刺衰也。履行也，即從也。發起也，小序云：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子貢傳云：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嫡冢云：莊公名光，重公環之世子，桓公之女孫也。淫於崔杼之妻棠姜，為杼所弑。

申培說云：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古義云：東方之日，刺齊襄公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又云：是詩之為刺襄，無可疑者。陸佃埤雅亦從其說，乃陸德明因一本作刺衰，遂云：或作刺襄，冰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此不過惑于毛詩次第，而鄭玄強為之說，以為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序皆云刺，而不舉號謚。

則舉上明下，知其為衰公之詩。夫既
可舉上以駮下，何不可舉下以蒙上。
况此篇詩序，又明有刺襄之本，何知
非傳寫訛，襄為衰乎。申培說以齊莊
公好女樂，君子譏之，既絕無簪據，子
責傳謂莊公無禮，齊人刺之，或以為
即莊公淫于崔杼之妻，棠姜之事。然
據左傳，公往淫于崔杼之室，未聞棠
姜入齊侯之宮也。何得云在我室在
我闈乎。抑豈以彼姝者子，指莊公乎。
必不然矣。朱子但謂淫奔之詞，嚼蠟
殊甚。

董氏日抄云，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
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
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
為近事情。

東方未明

○柳 類考云，本草云，柳花一名柳絮。
唐本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

葉圓潤而未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
綠枝條長軟陶云柳即水楊恐冰
雖云柳柔脆易生之本與楊同類縱
橫顛倒植之皆生通志云柳曰天棘
南人呼為楊柳柳有數種而觀音柳
尤奇其葉細而幹赤其花細巧時變
色晴明則花紅雨晦則花白時晴則
花粉紅色蜀柳枝條甚長狀若絲縷
爾雅椶栝似柳皮可煮飲溫叟詩話
云漢苑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

三起三倒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
許娑娜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樹似
枝之葉小者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為
浮萍柳花漫空如雪

○樊 詩經考云爾雅云樊藩孫炎云
圃之藩也郭璞云謂藩籬也

○圃 詩經考云周禮太宰九職二曰
園圃毓草木

樹果蔬圃

蔬場人掌國之場

圃而樹之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
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享亦如

之間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晨 詩經考云不能辰夜之辰今朱

傳誤作晨朱子釋詩時齊魯韓三詩

俱亡雖有附見他籍者皆不依用則

所从惟毛傳耳而字畫多訛或傳寫

之謬也他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羊

斗下拾作牛羊亦爾新特之爾作我

胡然厲矣之然作為冢伯維宰之維

作冢小昊抑二如彼泉流作流泉朝

月辛卯之月作日爰其適歸之爰作

奚天降涕德之流作滄降予卿士之

予作于俱是顛倒錯謬今人不讀注

疏誤以傳訛俱不能辨 古義亦作

辰

卜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

居無節號令不時挈盡兵不能掌其

職焉

子貢傳云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

東方未明 申培說同

古義云東方未明齊人刺襄公無常

也。又云朱傳從小序，但不著其世。按左傳云：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而管子書亦云：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管鮑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諸公子之可輔者，非糾則小白也。吾與子人，事一人耳，先達者相收，可以集事。據二書皆言襄公無常，是即序所謂無節者，然則是詩之作，在此時也。又云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今按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幸而得之，亦且坐以待旦，則東方未明，豈在公之時乎。當以序說為正。其所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者，蓋亦無所歸咎，而責諸挈壺之辭。泚大指所在，畧之可也。

南山

○衡從其畝 玉海引韓詩云：橫由其

或又引釋文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魯 詩經考云魯者少昊擊之墟也
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
魯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又云元命包云天弓星主弓弩流為
徐州別為魯國又水經注云汶水南
逕鉅野縣故城東西南流東有魯道
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
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屨 詩經考云周禮屨人掌王及后

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纁于力黃纁

青舄舄青畫屨葛屨鞞外內命夫命

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

以宜服之又云莊子云履方屨者知

地形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顏考云禮記云坐而遷屨俯而納屨

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三禮圖云履下

曰舄單下曰屨其色各隨裳色夏用

葛冬用皮方言云絲作謂之屨麻作

謂之不借

口冠類考云釋名云冠貫也所以貫
韜髮也白虎通云所以有冠者憺也
所以憺持其髮也人懷土常莫不貴
聽樂成禮有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
別成人也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云
武之象也云武貌之最嚴威者在後
及居首者武至而不用者矣晉傳云
冠銘云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
則安敬則正詩經考云莊子云戴

圓冠者知天時

口綏詩經考云說文云系冠纓也內
則云子事父母冠綏纓玉藻云居冠
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大帛
不綏云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又云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黻委武云縞
而后黻

口斧詩經考云釋名云斧南也南始
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
也考工記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斧斤之商。春秋元命包云。斧鑿主亂
行。斬狂詐。斧之為言補也。古今事物
類考云。神農作斤斧。

小序云。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
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子貢傳云。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
不能制。齊人賦南山刺之。
申培說云。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
刺之。比而後賦也。

世本古義云。南山。齊人刺魯桓公與
文姜來齊也。魯桓公名軌。一名允。夫
人文姜則齊僖公之女。襄公親妹也。
僖公一作釐公。襄公名諸兒。事見左
傳。及公羊傳。又云。刺襄公也。鳥獸之
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
之。按篇中。惟章首二句。為刺襄公。其
後或刺文姜。或刺魯桓。又合刺之。總
以通于襄公。故序使襄公惡是矣。唯
謂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則似為
篇中。曷又懷止之語所誤。齊臣因此

事而去國於史傳無所見也子貢傳
申培認則皆以為襄公文留姜氏魯
桓不能制齊人刺之今味詩意乃姜
如齊時作似不在留齊時也蓋姜之
通于襄非一日矣

類考云鄭風淫矣而無淫及大倫者
齊南山妹通兄衛鶉奔子蒸母大倫
之變蔑有甚于此者夫子何為舍此
而惟鄭之戒蓋通國之淫惟鄭為極
也若南山鶉奔之詩夫子亦豈貨齊

衛邪故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
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
教僻驕志蓋以四國並罪而其音實
傳于夫子也

甫田

維莠騫騫一五海引楊子云莠喬喬
婉兮孌兮五海列說長云婉兮孌
兮

莠類考孔疏莠仲虺之誥曰若苗

之有莠，若粟之有糝，糝似粟，莠似苗也。韋昭問答云：甫田惟莠，今何草？答云：今之狗尾也。雅翼云：莠者，害苗之稼，今狗尾也，似稷而不結實，無雷不生莠，既惡物，故言之，不莠者，謂之莠言。

○總角卬兮。升菴外集云：卬，即礦字。周官有卬人，卬，金未成器也。借作童。卬之卬，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今作卬，非。

小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子貢傳云：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揚家云：景公名杵臼，靈公，廢子，莊公，兄也。通篇是寓言，故曰風求之云者，非能安分自強之謂，乃喜功生事之謂也。纔有此意，誰其與我，况又春秋之時乎。此有識者所為長慮而却顧也。故風之，所謂大夫者，或

早嬰之流與

申培說云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
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也
備放云是篇魯詩云諷景公毛序云
刺襄公俱無確據申公亦謂景公急
于圖霸大夫諷之玩急于圖霸四字
于詩情合矣况襄公在位年淺爵淫
之人何知遠大惟景公享國日長或
欲進少由之遺烈以雪莊公之耻圖
成大事而急遽無序是未可知也嗚

呼圖難于易為巨于細有天下國家
者宜深長思哉

古義云無田齊人刺魯莊公也原若
甫田改別小雅又云大夫刺襄公也
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諸儒
皆祖其說故楊雄云田甫田者莠驕
驕思遠人者心切切桓寬寬監鐵論
云夫治國之道錄中及外自近者始
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

卹外今中國契居不憂務在邊境意
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
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
之謂與蓋舊說相傳云爾朱字謂未
見其為刺襄公誠是子貢傳申培說
皆謂齊景公欲求諸侯急于圖霸大
夫諷之亦祖序之意而少憂其說然
細按之實與詩解不貼要之亦也

十月八日

盧令

○盧令令 王海引韓詩云盧泠泠又
引說文云盧獐獐

○盧 詩經考云盧田犬戰國策云韓
國盧天下之駿犬也 類考云義訓
云韓盧宋鵲良犬也盧純黑色鵲黑
白色

○環 詩經考云疏云環在犬之舍下
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鉤 詩經考云說文云大瑣也一環

貫二者、梁寅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鈎者、環之中又貫二環也、

古義云、盧令令、孔穎達本作鈴鈴、由本作獠獠、又云、按說文、齊謂黑為驢、則盧當作驢、程大昌云、世人呼雞皆曰朱朱、呼犬皆曰盧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朱朱其來已久、盧盧別無所見、是借韓盧之名、與犬為高耶、令令、毛云、纓環聲、孔云、此言鈴鈴、下言

環鈎、鈴鈴、即是環鈎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愚按、下章言盧重環、盧重鈎、蓋盧有帶、重環者有帶、重鈎者此以令令聲統之、明非一盧也、今據孔作鈴、說文以為令丁也、環鈎之聲似之、故曰鈴鈴耳、
小序云、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子貢傳云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廬
申培說云廬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
而作是詩賦也

古義云子貢傳申培說畢武本篇名
俱作廬小序與傳說同惟云是陳古
以風則以仁與德歸之似矣美且鬢
明是見前有此人可亦謂是古人之
鬢耶朱牛不信序說粗謂義與還同
然則禴及具丘之證非與又云按國
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
狩于禴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具
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因遂
為魯知所弑此足為襄公好田之明
證

備攷云玩詩辭美且仁一語似陳古
以風今其他則鬪雞走狗之習爾可
謂古賢君之畋乎
穎濱詩傳云鬢好貌也德才也

敵笱

○其魚唯唯。玉海引韓詩云其魚遺遺。釋文云言不能制也。

○鰈。詩經考云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又云爾雅云鰈魚子疏引此詩其魚魴鰈云鰈鰈字異古字通用類考云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

不能達又引名物疏云按毛以鰈為大魚次章什魴魴亦曰大魚則鰈特魴魴之類耳非必大至于盈車也盈車即鰈之尤大者如今魴亦有小有大鄭氏蓋以盈車之魚必非笱之能制故以魚子易之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耶

古義云首章言魴鰈次章言魴魴鰈鰈之名變而魴名不變可知專以魴擬文姜而鰈魴擬從者矣蓋文姜一

而從者衆也。故隹氏易林云：激兮在梁，窮逸不禁。舍鰓而專舉，窮亦足為罪狀。文姜之明據，鰓之為魚未詳。又按老而無妻者，名曰鰓。劉熙釋名云：考其愁悒不寐，目恒鰓鰓然也。故其字从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夫魚不閉目，凡魚盡然。故古者以魚司鑰，然則鰓是魚視之狀。初亦魚名，則詩人不應與鰓鰓並取矣。

○鰓 陸疏云：鰓今伊洛濟潁鰓魚也。

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遼東梁水鰓，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鰓故其鄉語云：居就糧，梁水鰓似鰓，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鰓，不如嚼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邈人謂之鰓，或謂之鰓。邈，刑人謂之鰓。鰓，或謂之胡鰓。廣要云：廣雅云：鰓，鰓也。埤雅：鰓魚似鰓而弱，鰓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鰓。五征賦曰：華鰓躍鱗，盡興揚鬣。性亦旅行，故其制字從興，亦

或謂之鯁也。傳云：連行魚屬。若此之類是已。失水即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鱮魚。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鱮。或謂之鯁。古韻云：鱮隆。餌重則嘉。魚食之。鱮謂餌芳。則庸魚食之。庸魚也。故其字從庸。蓋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鱮。不如啖茹而鱮。讀曰庸者。則又以其性情弱而不健。故也。兩維翼鱮。鱮魚也。大頭而細鱮。魚之不美者。

小序云：敵苟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子貢傳云：魯桓公會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賊敵苟。靖豕云：歸止。無論為歸。齊魯如雲如雨。如水。却只是喻其衆多。考長。若鄭解。則并刺從者矣。從者之淫。不見史傳。且序中亦無此意。不知鄭何以作是說也。

申培說云、敵、魯桓與夫人文姜如
齊而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
也、
古義云、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魯桓
與夫人文姜如齊、齊人刺之、蓋繇誤
以歸止為歸齊耳、朱子改為刺莊公
詩、尤為無據、郝懿云、莊公于文姜則
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如苟可
制、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
其妻、則同敵苟矣、故敵苟以刺夫、倚
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駟

○載駟 古義云、釋文作駟、韋氏本作
駟、

○輦葦 類考云、釋文作葦、

○垂纒瀟瀟 類考云、釋文作瀟瀟、

○輦葦 詩經考云、爾雅云、輿葦前謂

之輶、輶音良後謂之葦、李巡曰、輿葦前

謂輿前以葦為車飾曰輶、葦車後戶

名也。郭璞云：鞮以韋鞆車軌也。鞆以
韋鞆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
之蔽。李廵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
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
竹鞆為車飾也。郭璞云：蔽以鞆衣後
戶也。

○朱韞 詩經考云：說文云：韞，革也。又
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

○四驥 詩經考云：駟傳云：純黑曰驥。
月令孟冬云：駕鐵驥。檀弓云：夏后氏

尚黑，戎事乘驥。說文云：驥，馬深黑色。
小序云：載驅，商人刺襄公也。無禮義
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木
車淫播其惡於萬民也。

子貢傳云：襄公伐衛，羊氏會之于師。
商人刺之，賦載驅。孺家云：春秋
公五年，夫人羊氏如齊師，蓋因襄公
伐衛納朔，而假攜師之行以會之。胡
文定曰：曰會，曰享，猶為之也。至是
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

申培說云載啟齊棄納衛羽枕王人
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
之賦也

古義云按春秋魯桓公沒後子莊公
嗣位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
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視丘五年夫
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惟如齊師不
顯其處視丘與防皆魯地禚穀皆齊
地禚地未詳所在穀在今兗州府東

阿縣釋詩中有汶水湯湯齊子翱翔
之語汶水在齊南魯北境上即今兗
州府汶上縣其地與穀相近此詩疑
即于會穀時作也是年一歲再會出
入無時內外無忌未有若是之淫奔
者而齊襄之與文姜會亦止于此越
明年遂為無知所執胡安國云此其
禍淫之明驗也又云雋氏易林云襄
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且久留連久
處此說不知何所本朱子但以為齊

人利文姜之詩然則齊襄之罪可未
減乎子貢傳以為襄公伐衛姜氏會
之于師中培說亦云齊襄納衛羽抗
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攜師皆
影附而為之說要自無據春秋書夫
人姜氏如齊師不言所在且篇中亦
不見有如師之語豈以行人彭彭與
駟介彭彭畧相彷彿乎

十月十日

猗嗟

○舞則選兮 玉海引解詩云舞則選兮
兮
○四矢及兮 玉海引韓詩云四矢及兮
兮
○猗嗟客兮 玉海引集韻云猗嗟顛
兮 古義說文云無顛字當通作顛
○侯可詩經考云尚書云侯以明之周
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
侯設其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

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以射法
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
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
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
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
射豳侯樂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
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祭侯則為位梓
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
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
上網與下網出各尋纒寸為張皮侯

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正 詩經考云鄭射人注云考工梓
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
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
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
能中焉畫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
次黃玄居外三正損云黃二正去白
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
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

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
說失之矣、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
居、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
點者、射之難中、以中為後、故射取名
焉、**類考**云、**禮書**云、大射有鵠、猶賓
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猶大射之飾
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
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

○**甥** **詩經考**云、**爾雅**云、男子謂姊妹
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疏

甥猶生也、取相親之意、

○**矢** **類考**云、**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
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前進也、其
本曰足、其形似木、木以下為本、本以
根為足也、又謂之鏑、鏑、敵也、可以禦
敵也、**齊人**謂之鏃、鏃、族也、言所中皆
族、滅也、**閔西**謂之鈺、鈺、鉸也、言有鉸
刃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
括旁曰又、形似又也、其受矢之器、以
皮曰箠、柔脈之義也、織竹曰箬、相迫

策之名也。步又人所帶以箭入于其中也。馬上曰韃，韃建也。言弓矢並見于其中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注箭者竹名，因以為號。又曰：允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廣薄而長，薄謂之鏃。世本云：夷牟作矢，牟黃帝臣也。小序云：倚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

馬。

于首傳云：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倚嗟。情家云：此詩終有著落，惟其因會狩而作，故每章多言其射技之善。申培說云：倚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于禚，齊人刺之，賦也。古義云：子首傳謂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申培說則謂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于禚，齊人刺

之、按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公教
皆謂齊人者、齊侯也、二傳去古未遠、
必得其實、則所云公及齊大夫狩者、
非矣、詩為兩君行賓射之禮、而作觀
射侯、不出征之語、可見、豈為狩咏耶、
又云、春秋無書莊公朝齊之文、惟二
十二年書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書
公如齊觀社、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
女、皆在二十一年、文姜薨之後、據此
詩曰展我甥兮、自是莊公初至齊、而

人驟見之之語、當與甫田篇為同時
之作、先是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禚、教果謂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
非正也、禚為齊地、然則莊公之狩禚、
其為朝齊明矣、
備放云、襄公荒怠、政遊、而變風始作、
猶未若南山、雄狐所刺者、已不免來
主之烹、至于襄公、甚淫無忌、人道滅
絕、襄公被殺于公孫無知、厥後莊公
亦為崔杼所弒、天道惡淫、夫豈或爽

哉。嗚呼！以伯夷、甫父之基業，而為甲
兵所篡，則慮耻不勵，而法制不修之
過也。西漢氣節亡，朝文詞皆上人好
尚所致，故曰開國創制，不可不謹也。
又云：讀齊風，竊疑季札所謂泱泱大
國風者，鶴既鳴矣外，無幾仇達之章
也。且如桓公中興，一匡九合，而詩不
概見，何歟？及攷魯詩，始知小白奔莒，
齊人慕之，賦采芣風，而滿之。齊人喜得
管字為相，而作庶幾存一班，而其亡
逸蓋亦多矣。

子貢傳：齊風以東方未明，廬營，
敵篇南山，載歐倚嗟風，而鶴鳴東方之
目，甫田，諸為次序，凡十三篇。

魏風

葛屨

○ 捲：女手。玉海引韓詩曰：織：女

手。又曰：執文，作搯。

○ 好人提：玉海引楚辭章句曰：好

人提：類考引漢書曰：好人妙。

○ 宛垂龙辟。玉海引執文云：宛如龙

僻。

○ 霜。詩經考釋名云：霜，喪也。其氣慘

毒，物皆喪也。月令云：季冬之月，霜始

降，則百工休。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

秋季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

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

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國語云：駟

見而頽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

也。淮南子云：秋三月，青女乃出，以出

以降霜雪。高誘曰：青女，天神，主霜雪。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

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

○ 要。詩經考云：朱傳云：要，裳要。士喪

禮云、祔者左執領右執要、玉藻云、縫
齊信要、

○襟 詩經考云、說文云、衣領也、鄭注
禮記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

○袷、女手可以縫裳、黃氏日抄云、
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
者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為儉
急、晦庵云、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云
以為新身之婦、晦庵則以為大人云、
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

為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
以古說為未坐、雪山云、今細民草屨
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
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之有
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下裳、此詩言
婿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而
不虛度、所以為褊、而可刺也、岷隱云、
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
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織夫細兒
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云有之、彼非

不楚楚，豈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為刺也。華谷云：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為入，縫裳而利其備，資皆急於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言女手，而毛鄭指為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為富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及焉，則必無縫裳之事，必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為民間之女，亦安得盡拘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僕之人情，似未允合。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小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子貢傳云：魏之內子六字怨之，賦葛

屨。

申培說云：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賦也。今按

培說，則子貢傳闕文者，儉不中禮，媵者六字，手。

婦家云：此卿大夫妻新歸者之怨詞。

也。縫裳冰不羨之事，亦冰女之所難
為者。獨以貴家大族之女，正歡然燕
譽歌舞之時，而憂憂然遷以要褻相
強，無論禮之所不出，亦大乖人情矣。
故得而怨之，怨者然其褊心也。即刺
之謂也。又云：愚按朱子云：此詩疑即
縫裳之女所作。與測說合，則好人之
解，亦似朱說為長。但左辟為婦避夫
之禮，象掃見君子偕老，亦是婦人之
飾，則毛鄭之說亦無據也。及考申公

詩說為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則
豁然矣。

右義云：葛屨刺蒯婁也。蒯伯，蒯之母。
蒯婁，惡蒯伯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
于魏，其寵人作此。又云：蒯婁事見左
桓三年及四年秋。秦師侵蒯，敗焉。小
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蒯伯以歸。
竹書亦載。周桓王十一年，蒯伯為出
奔魏。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蒯伯
而束之。其事與左傳合。蒯伯之多

內寵固可非，而其母至逐之，出居于魏，以致身被執，而國幾滅，則已甚矣。此詩疑寵人所作，因芮伯居魏，故整之。魏風芮魏接壤，水經謂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是也。河北縣故魏國也。鍾惺云：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逐之，婦人之妬如此。隋獨孤后見群臣有媵妾者，輒言于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妬，真造化戾氣也。又云：序謂刺褊也。魏地極

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舊說因此遂謂儉之為害，足以亡國，亦與奢等，愚深不謂然。過儉之弊，其失為野而已，豈遂至于亡乎？且魏之後入于晉，未聞有儉嗇之俗，為史冊所稱也。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語意近似，然內子能儉，政自可嘉，乃徒以褊心見刺于媵，其意義甚小，而聖人肯錄之于經歟。

汾沮如

○汾 詩經考云山海經云管涔之山

其上無草木而多玉汾水出焉水經

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淮

南子云汾水濛濛而宜麻

○沮如 詩經考云朱傳云水浸處下

濕之地山海經沮如之山郭氏注引

詩彼汾沮如

○莫 詩經考云陸疏云莫莖大如著

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危刺

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嫩生

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

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

莫埤雖云如栳實而紅冀州人謂之

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呼為茂子

○蕒 詩經考云爾雅蕒牛脰郭注无

詩傳云水葛葛音也如續斷寸寸有

節拔之可復陸疏云今澤葛也其葉

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補劑廣陵

人食之本竹澤瀉一名水瀉及瀉芒

芋、鵠、鴻、生、汝、南、池、澤、陶、隱、居、云、芋、狹
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
用、之、亦、曰、身、輕、能、步、行、水、上、園、經、云
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
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又、云
按、釋、竹、別、云、菡、萏、郭、云、今、澤、蕒、邢、云
即、本、竹、澤、鴻、也、陸、以、牛、唇、為、澤、蕒、誤
矣、然、本、草、經、澤、鴻、一、名、水、鴻、而、毛、傳
解、蕒、為、水、鳥、故、陸、有、此、誤、牛、舌、草、即
車、前、之、異、名、澤、鴻、似、車、前、故、韓、詩、又

以、車、前、為、澤、鴻、也

小、序、云、汾、沮、如、刺、儉、也、其、君、儉、以、能
勤、刺、不、得、禮、也

子、貢、傳、云、晉、大、夫

六、字

譏、之、賦、彼、汾

中、澗、說、云、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

興、也

子、貢、傳、申、培、說、載、之、唐、風

古、義、云、序、以、為、刺、儉、也、其、君、儉、以、能

勤、刺、不、得、禮、也、今、按、篇、中、絕、不、見、有

所、云、儉、以、能、勤、者、鄭、去、即、以、采、芣、采

桑、采、蕒、當、之、然、以、國、君、而、躬、行、采、芣

有是事否。或云此影語也。人主而親
細民之事。為勤儉。則有並耕而治。數
米而炊。如沮如采。莫之為者矣。果爾
則篇中曰彼其之子。又曰殊異乎公
駘。何以稱焉。崔靈思集注于此。序其
君儉以能勤。句。君下有子字。王肅孫
疏皆為大夫也。朱子夜之。而第不取
其采芻之說。但以章首二句為興體。
愚不知其所謂意安在。為義為刺。皆
不可解。且以殊異乎公路等語。謂刺

其儉。蓄福急之態。外不似貴人。是矣。
然上文曰。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不
應極其贊美。若此。如英如玉。政自其
氣象見之。彼儉蓄福急者。果能有此
氣象否乎。既已如英如玉矣。奈何云
不似貴人乎。似亦難為下轉語矣。諸
儒所以相沿總之。為篇次所誤。見此
詩。整于葛屨之下。于是附會牽連。而
為之說曰。女手縫裳。采桑采莫。正與
平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以貴

族而與細民爭利其國之困窮可知
噫說誠辨矣祗恐詩人失笑于千載
之上也讀韓詩外傳二則無貶辭愚
故竊于此得詩義耳又按晉卿族太
盛其後三卿卒以分晉詩人倘亦有
概于中故于公路公行公族之官深
致其不滿之意與

微言云張七澤云國奢示之以儉國
儉示之以禮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
采桑采莫政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

婦者相及盖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
刺之特詩意含蓄不露耳若止是儉
畜亦未見可刺也晉孫盛云仰思古
制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蜂蟻
之刺退免采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
而頌聲作矣趙士會云玩詩全無刺
意儉畜禍急於何見之即以末句謂
其入無貴介氣習亦何不可

園有桃

。諶 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
曰歌無章曲曰諶正 詩經考云爾
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諶孫炎
云諶聲消搖也冊府元龜云春秋以
來乃有婉孌總角之諶傳於閭巷皆
成章協律 古義云說文作謔云肉
言也楊慎云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
不錄人教也晉書嘉^謂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
言之意

。棘 古義云詩詒云棘如棗而多刺
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為藩歲久
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者為白
棘實酸者為檠棘

小序云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
國小而迫而儉以膏不能用其民而
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云魏人憂其國缺四賦園有

桃 隋冢云關文當是小而無政四

字

申培說云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
故作此詩賦也

備放云程氏云桃果之賤者園有桃
亦用其實以爲穀興國有民雖寡能
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
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
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
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
耳其情至深切也

黃氏曰抄云毛以爲喻國有民得其
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民之語詩
中未見此意鄭以爲不取於民食園
桃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
以爲比喻而以爲託興詩意不過如
此而已

古義小序云園有桃晉人憂獻公寵
二驪姬之子將黜太子申生也注云
魏城于晉凡魏詩多是晉詩如邶鄘
之入于衛也愚于園有桃陟岵十首

之間汾沮洳碩鼠皆定以為晉詩在
傳聞元年晉侯作三軍公將上軍太
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
為太子城曲沃中書曰太子不得立
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
焉得立按魏之亡申生實有力焉然
克敵而反謗言彌興至分封于外故
中書顧策其不得立是詩之所為心
憂者此也云云又云桃李果之賤者以
比棄齊園之中僅有荆棘二者皆賤
品也而以其實充穀充食比國中群
公子皆已出居于外獨存棄齊卑矣
其母皆賤而又得寵將來必有廢立
奪嫡之事詩人言心之憂矣正憂此
也冰徒為太子憂亦為敗國憂也此
作詩者意必史蘊中書之屬按左傳
士為築蒲與屈退而賦曰狐裘蒙茸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即此歌謠之
類與我士也詩人自謂也以歌謠為
騷謂其指斥時事長言無忌彼人是

哉二句亦不我知者之語彼人指獻
公也是哉言以彼之所行為是也詩
人之歌謠必有所指不相知者遂從
而剖之耳子曰指歌謠言何者訝之
之辭言何謂如此也又云序說申培
說直以為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
詩然不能指其所憂何事惟姚鼐收
謂朝用非人以亂國是君子有深憂
焉較為近之而亦不知其作于何世
于貢傳闕文

陟岵

○猶來無棄爾雅注作猷來無棄

○岵古義劉熙釋名云岵怙也山有

草木人所特取以為事用也趙順光

云山久則草木生之故从古今按父

兮生我又無父何怙此孝子所以升

岵而切望父之思也

○上慎旃百義云上即行役也嚴粲

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

官七月上入執宮功以自田野入都

邑為^上此。此以由家居赴道塗為上。今俗
談猶云上路也。

此。古義云釋名云山無草木曰此。
此地也。此或作紀。紀基也。據此則此
乃山基其勢傾地因取此為名。升此
而瞻望母者父天母地父尊母卑又
子姓通傳基本于母故以此為母之
地也。

小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國迫而數侵削役于大國父母兄弟

離散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云魏人字缺入岵陟岵申培說

云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
詩賦也。

類考云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
者可見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
者可見。

古義小序云陟岵晉孤偃後公子重
耳出亡也。註云孤偃字子犯孤突之
子孤突之弟重耳之舅也亦稱舅犯

重耳晉文公也。當文公奔翟時，後亡
之士，僅有五。人狐偃與，而狐毛不與。
及文公入秦，毛與偃俱在，乃不應懷
小之石。傳事在左而其父狐突因之以
死。豈當文公十二年居翟之後，周遊
列國之時，毛以舅氏之親，始絕偃而
至耶？此詩辭旨倥惚，當是初奔翟時
所作，以狐突仍仕晉國，而狐毛尚未
後行，故既瞻望父母，而又復有瞻望
兄之語耳。魏詩即晉詩也。其為狐偃
所賦，復何疑？又云朱傳申說皆以為
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序云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而作此詩。徐
士彙云：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
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
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歎其慎，
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藉然
有天親慘怛之情焉。劉元城謂其末
句自傲自然，可以見忠孝之心，亦善
發詩人之意者也。曾鞏云：先王之世

上之所以接下、惟恐失其養、又母之心、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于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又毋、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于此、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征役、而不得其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鵲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按數說、亦近似、並錄之、子貢傳闕

十月六日

十畝之間

○桑者閑閑、古義云、釋文作間、間、穆、夫字、傳注、聖民本、俱作閒、閒、亦序云、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申培說云、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于農畝、賦也、子貢傳云、魏之君子、四字賦十畝之間、備攷云、魯傳、魏之君子、缺四字、

大意與申公說同

古義小序云十畝之間齊姜勸晉公
子重耳去齊也注按晉語文公在翟
十二年狐偃曰吾不適齊楚避其遠
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
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
正衰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
終厭通逐遠遠人入朕不為郵矣會
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
行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

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
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
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勤而知文公
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
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莫知
其在此也妾適姜氏姜氏教之而言於
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
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
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
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

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美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來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寔疚大疇。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

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久。忠不可棄。懷不可縱。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鬪伯之星。寔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惟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今按此詩。聲口宛似。但無限商畧。只寄之行。與子還。行與

子逝二語詞不迫而情有餘姜之所
以善于諷也

伐檀

○河水清且漣漣王海引爾雅河水清
且漣漣

○坎坎爾雅考云魯詩作畝畝

○不穡爾雅考云穡爾雅作耨

○真之河之側兮非右義云真之漢書

作真諸

○坎爾雅考云坎場云陰也說文云陷

也坎坎伐檀者言經歷險陷之地以

伐檀也

○干詩經考云磚云厓也斯干傳云

澗也易云鴻漸于干

干謂大水之處

詩考槃注云干境角之處也又云地

下而黃曰干又云水經云河水東過

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河北

縣即古魏國此詩所以稱河干也

○漣淪詩經考云爾雅云河水清且

灑，大波為灑，小波為淪，直波為逕。
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
曰：灑言渙灑也，淪言蘊輪也，徑言徑
逕也。邢昺云：灑，澗澗，雖異而義同。釋名
云：風吹水波成文，曰灑，灑，連也。波體
之流，相及連也。水小波曰淪，淪，倫也。
小文相次有倫理也。小直波曰逕，逕，
徑也。言如道徑也。韓詩說云：順流而
風曰淪。古義云：按說文，無澗字，當
依爾雅通作灑。穎濱傳云：淪，竭也。

○稼。詩經考云：說文云：禾之秀實為
稼。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
教氓稼穡。遂師巡稼墻。遂大夫正歲
簡稼器，修稼政。縣正各掌其縣之政
令，徵比，趨其稼事，鄩長歲時，簡器，與
有司數之，理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
治稼穡，趨其耕耨。司稼巡野，觀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種穀曰稼，如稼，女
有所生。

○穡 詩經考云、說文云、教可收曰穡

左傳疏云、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歛之

內則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音稭

上穡、穡音提、教熟而穫之、
聲、穡則曰穡、生穡之曰穡

○禾 詩經考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

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

王而生、金王而死、董仲舒云、聖人於

五穀、最重麥與禾、七月疏云、苗生既

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

苗幹之名、黍稷童糶、其籬箱秣苽梁

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

○廛 詩經考云、說文云、一畝半、一家

之居、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

空地、未有宅者、亦謂廛里者、若今云

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

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

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

在都城者、與、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

司農云、廛、居也、楊字、廛有田一廛、謂

百畝之居也。去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韻會注云。市物邸舍曰廛。一曰民居區域之稱。漢書楊雄傳。有田一廛。晉灼曰。一百畝。

○獵 詩經考云。箋云。膏田曰獵。爾雅

云。膏田為燎。燎獵畢也。今江東亦呼獵為燎。或云。即今夜獵

照也。鑪也。說文云。獵。放獵逐禽也。

○貍 類考云。爾雅。貍子。各呼。貍其雌

者名。猓猓。乃今江東通呼貉為猓

猓。疏。猓似狐。其子名貍。詩義問曰。貉

子曰。貍。貍形狀與貉異。

○輻 詩經考云。詩緝云。輻。車輻也。考

工記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云云。

又云。車人為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

三寸。厚三之一。栢車輻一柯。

○特 類考云。特有三。一豕生一曰特。

又一歲為特。又一牲亦曰特。又楊雄

方言。物無偶曰特。詩經考云。毛傳

云。獸三歲曰特。先鄭亦云。當有所出。

然考爾雅有豕生一特之文則此特
應謂豕耳上下章豕豕皆專指一物
不應此章乃汎言獸竊謂宜從爾雅
○輪 詩經考云釋名云輪綸也言彌
綸也考工記云察車自綸始兵車之
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
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輪人為輪
斬三材必以其時莊子云斲輪祿則
其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祿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圍 詩經考云匠人注云圍圓倉釋
名云圍繞也藏物纏繞束縛之也月
令孟冬命有司修圍倉考工記云圍
竅竅音倉城逆墻六分說文云圍廩
之圍者從禾在口口音中圍謂之圍
方謂之京

○殮 詩經考云周禮掌客云正公云
云侯伯云云子男云云九介行人等
吏皆有殮以其爵等為之禮殮客始
禮也說文殮鋪也從夕食字

大曰殮
小曰殮

林云水饒飲也。韻會注云。人旦則食
飲。夕則食飧。飧為飲別名。釋名云。飲
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

小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
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子貢傳云。魏之君子。四字義之賦伐

檀。

申培說云。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
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詩經考云。伐檀。賢者魏人也。時魏在

位。貪鄙。賢者不得進。伐檀。自食其

力。詩人為之賦。伐檀。詩曰。坎坎伐檀

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貺兮。彼君子兮。不素

飭兮。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

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

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

輪兮。實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彼君子兮不
素殮兮孔子云吾於伐檀見賢者之
先事後食也

讀詩記云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
父河水清且漣漪悠然於河之干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
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
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
汝未嘗狩獵貍何為而來汝獨不見
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殮親伐檀

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
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
豈較短量長者哉備攷云如此解
不稼四句于胡瞻爾庭方叶若朱氏
注云其志自以為不耕不可得禾云
云則爾庭二字何所著耶蓋斥無功
受祿者若此不作屬志之語乃通
古義小序云伐檀魏國女關傷怨曠
而作注出陳賜樂書述古琴曲又按
大戴禮投壺篇云九雅二十六篇其

八篇。可歌鹿鳴。麋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琴操云。古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皆古聲。特夫列國之詩。賦以見志者。固多。被之絃歌者。或失。伐檀。獨與南雅並列。豈其有取于君子不素餐之言。足為士人砥節。故耶。然是固風詩。而詩亦風體。投壺篇。乃以此詩及鵲巢。采芣。采蘋。並列之。雅。或未足信。今不能定此詩之起于何世。始系于獻公。滅魏之年。云。魏以蕞爾國。而使貪鄙之徒。得志若此。不亡何待。

碩鼠

○無食我黍。古義云。石經無作毋。
○三歲貫女。古義云。石經貫作官。
○莫我肯顧。古義云。石經。豈氏本肯作有。

○逝將去女 古義云韓詩外傳女作
汝

○誰之承號 古義云釋文承作呀

○碩鼠 詩經考云爾雅鼯鼠孫炎云
五技鼠郭璞云形大如鼠頭似兕尾
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
呼為鼯鼠見廣雅說文云鼯五技鼠
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
遊不能度谷能穴而不能掩身能走
不能先六荀子云梧鼠五技而窮詩

義疏云碩鼠樊光謂爾雅推碩鼠也
許慎云鼯鼠五技鼠也今之河東有
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
善鳴食人禾苗人迹則走入樹空中
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
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
方物宜謂此鼠非碩鼠也本草又謂
螻蛄為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各蟲
鳥物異名同故記也
小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

重歛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
若大鼠也

子貢傳云魏人困於關四字其國賦碩

鼠傳詩鳩豕云闕文當是貪殘欲

去四字

申培說云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
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古義小序云碩鼠晉諷也士會奔秦
晉欲復之使魏壽餘偕以魏叛而自
歸于秦因與之俱還晉焉事見左傳

文十三年按晉用編計以復士會而
託之魏叛以誘秦故此詩繫之魏風
其曰三歲貫女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者皆假設之辭也魏之遺事見于史
傳者絕少惟芮伯被逐并此而兩而
皆有一詩足為證佐云又云王將云
履畝稅而碩鼠作不知何據序以為
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
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
子謂此亦托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

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嚴粲亦云。碩鼠指聚斂之臣。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于民。國史題其事于篇端。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繇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為稱其君不可也。申培說。但謂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或謂此見魏并于晉之繇。要之依文生解。義亦無害。

若曰長春秋載甯戚斂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考甯戚衛人。當是以衛魏同音之故。訛而指為此詩耳。未足信也。讀詩記云。廣漢張氏云。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桑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

可見其情也。

黃氏曰抄云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
非矣華谷以為指聚斂之臣又不若
晁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
易也。

備攷云南海黃氏云魏詩為晉而作
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福
急與勤儉質朴亦不同蓋在未被晉
滅之時若直以為晉詩不可也土地
削小儉嗇福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

殘虐以從之使賢者思去其佞人民
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
又云中公云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
作是詩假大鼠以刺其大夫于義乃
順若謂刺其君魏雖蕞爾國乎亦姬
之侯也季札聞魏風曰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民即極怨怨孰敢以大鼠比
君乎必不然矣此序之語特正之
子貢傳以伐檀十畝之間杖杜陟岵
園有柢碩鼠鵲羽葛屨為魏風次序

凡八篇

十月廿六日

唐風

蟋蟀

○歲聿其莫

古義云豐氏本其作云

○無已大康

古義云杜預左傳注已

作以

○良士瞿瞿

古義云豐本瞿瞿作瞿

明

○蟋蟀

詩經考云爾雅蟋蟀音李巡

云蜻蛚也郭璞云今趨織也易通整

詳云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

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通卦驗云：立
秋，蜻蛉鳴，白露下，蜻蛉上堂。周書云：
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
陸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
如漆，有角，翅一名蒼，一名蜻蛉。楚人
謂之王孫，遂列入謂之趨織。里語云：
趨織鳴，懶婦驚，是也。詩義問云：蟋蟀
食蠅而化，成潛潭。巴云：蟋蟀集，天子
無遠兵。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
至于悉蟹。同，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
似蝗而不善跳。

○役車。詩經考云：巾車云：庶人乘役
車，疏：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
車。詩疏云：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小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
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
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
焉。

子貢傳云：唐字無七賦蟋蟀。

申培說云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古義小序云蟋蟀唐風也成王十年
封茅叔虞于唐其國風如此注云班
固地理志云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
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
周至成王滅唐而封茅叔虞于唐其
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故唐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孔叢子載孔子曰于蟋

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左襄二十七
年鄭伯享賄孟子于垂隴即段賦蟋
蟀趙孟云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
矣愚按此詩乃班書所謂深思之君
子所作蓋唐叔虞始封時之風也又
云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
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虐樂
也馬融亦云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
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
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

節。郝敬為之說云：國奢濟之以儉，國
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
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
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為
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禮
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寥寥，則禮壞
樂崩矣。是詩不必即作于十月，一歲
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
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
禮，烏可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

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
思，以天下為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
借為樂以廣其儉，即致大康之戒，所
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
道。忠臣弼諧之詔，里巷教曲，焉得有
此。愚按此說，敷衍序義，雖極濶大，然
所謂勸君行樂，終冰格割，且一章之
中，既勸于前，復戒于後，依文鋪敘，覺
費周旋。朱子謂序與詩意正自相及，
其見確矣。但以為民間歲晚燕飲之

作則似未然。繹思居思外，及良士瞿
瞿等語，自是士大夫聲口。又申培說
但云唐人相戒之詩，不詳作者何人。
子貢傳闕文。

讀詩記云：范氏云：人之憂樂如晝之
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
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
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決，慘戚以窮年。
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
君子閔之。又云：楊氏云：晉之為晉久

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
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
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
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
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
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
之遺風未亡也。及以盛強，國人將叛
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
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整一人之本
者，其有見於斯歟。又云：是詩欲僖公

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
無乃太早討于九人之情解其拘者
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
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
之憂深思遠也

山有樞

○山有樞 類考云曾詩樞作蓋詩攷
補遺作菴

○他人是愉 玉海云漢書文選注作

它人是愉

○宛其死矣 陸音云宛本亦作苑

○山有栲 古義云詩草木疏云許慎

讀栲為榎今人音考失其聲也今按
說文本音栲或陸璣所見本異耳

○隰有杻 古義云陸璣疏隰作山

○弗洒弗掃 古義云讀詩託鞶氏本

洒俱作灑

○弗鼓弗考 陸音云鼓或作擊

○山有漆 古義云鞶氏本漆作漆

○隈有栗 古義云 豐氏本栗作棗

○何不日鼓瑟 類考云 魯詩何作胡

○樞 詩經考云 爾雅云 蘧葦 郭云 今

之刺榆 廣雅云 柘榆 梗榆也 陸疏云

其針刺如柘 其葉如榆 蒲為茹 姜清

于白榆 榆之類有十種 葉皆相似 皮

及木理異耳 陳藏器云 江南有刺榆

無大榆 刺榆 秋實

○榆 類考云 爾雅 無姑 其實夷 注 無

姑 姑榆也 生山中 葉圓厚 剝取皮合

漬之 味其辛 所謂 蕪夷 是也 本草云

味其辛 生晉山川 谷 說文云 榆 白粉

也 榆有利莢 為蕪夷 范子 計然曰 蕪

夷出地赤心者善 郭璞云 枌榆先生

葉却著莢 皮色白 廣志又曰 有姑榆

有郎榆 郎榆 無莢 材任車用 善蚕者

出渤海東 光以供官 又齊民要術云

枌榆 凡榆二種 色別種之 勿令襍 枌

榆 莢華味苦 凡榆莢味其 陸璣又云

駮馬梓榆 似又一種 淮南子云 五月

其樹榆。春秋元命苞云：三月榆莢落。管子云：土沃之其榆條長。禮記內則云：種苴枌榆。免音蕘音澠音以滑之。蔡康養生論云：豆令人重，榆令人眠。古義云：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為枌。璣誤謂榆為白枌也。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枌之白者。然則此言隄有榆，總信榆耳。

○枌。詩經考云：爾雅云：枌，山枌。郭璞云：枌似枏，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種枌枌，漆相似如一。○古義云：張璠云：枌，枌木也。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枌，即此。與椿相類。枌本以不才而壽，故莊子因而有大椿之說耳。又陸璣云：山枌與下田枌畧無異，葉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今所云為枌者，葉如枌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枌櫟，未詳是也。

○柎 類考云爾雅疏柎一名檉郭云似棗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檉古義云陸璣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華踈華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此樹也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檉材可為弓弩榦也考江記云取榦之道柎為上檉次之張

云檉梓屬大者可為榦榔小者乃可為弓柎之名萬歲者以檉有億萬之義也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即此楊慎云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為萬年枝非也

○廷 詩經考云說文云廷朝中也釋名云廷停也人所集之處

○洒掃 詩經考云曲禮云凡為長者
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

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少
儀云：汜掃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
以鬣。執箕膺搢。管子云：凡拊之道。實
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洒。室
中握手。執箕膺搢。厥中有帚。入戶而
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
拊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拊毋有
微。拊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拊之。以
葉適已。實帚于箕。遂出。棄之。

子有鐘鼓。弗敢弗考。陳氏樂書云。

陳之。遂以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
無夏。值其鸞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無冬無夏。值其鸞翹。樂之過者也。晉
之昭公。有鐘鼓。而弗敢弗考。有酒食
而不日。鼓琴。樂之不及者也。過則至
於遊蕩。無度。而宛丘刺之。不及則至
於不能自樂。而山有樞刺之。山是觀
之。樂雖不可極。亦不可不及。然則如
之何。而可。亦曰。好樂無荒而已。此與
車鄰言。琴不及琴者。琴則五絃。瑟則

二十五絃言琴不及琴舉大以見之也。與儀禮鄉飲燕禮皆言左何琴樂能言清廟之琴以見琴同意言何不日鼓琴而鐘鼓不言日者以琴琴常御之樂故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

小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

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子貢傳云唐侯字缺八賦山有樞。

申培說云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備故云此詩之情在文辭之外畧于車馬廷內二語逗出一班與抑戒修爾車馬灑掃廷內同魯說得之小序言之過盡失詩人微肯朱注以為民間答和之詞又非矣。

古義小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諸大夫哀昭公之時亡而私相告語之

詞注云申培說以為唐人憂國之詩
按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
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身以千
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仇立為文公
卒昭公立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
桓叔有不軌之謀而昭公不知諸大
夫雖察察言之故作此詩以彼之覺
悟亦相勸為學也又云序云刺晉昭
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

灑掃設祭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
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第字以宛其死矣之言謂非臣子所
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謬其論止正
續詩說云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
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
有曾不若及今者樂之為愈其激祭
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
棄軍其姑呂嬖惡出珠玉寶器散堂
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

末章尤可見

執紼曰六帖顧大報曰此詩不可太
說得高曠恐似晉以後人語

十二月朔日

揚之水

○揚之水 子貢傳中培說揚作錫

○素衣朱繡 石義云魯詩儀禮注崔

韋恩集注豐氏本俱繡作綃 鄭箋

云繡當作綃

○云何其憂 古義云石經何作胡

○白石粼粼 陸音云粼亦又作磷

○素衣 詩經考云說文云素白緻繪

也从糸叒取其澤也釋名云素樸素

也己績則供用不獲加功飾也又云

鄭浮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

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

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

以朝服中衣以布王藻云深衣袂可

以回肘長中縫拊尺鄭注云其為長

衣中衣縫袂掩一尺若今褒矣又云

○以帛裏布，亦禮也。中外宜相稱也。中衣用

素及弁服朝服，云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朱裸。詩經考云：釋器云：黼領謂之

裸。孫奕曰：繡刺黼文以褱領，即特牲

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備禮也。詩

緝云：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朱

朱緣也。謂深緇為赤色，為中衣之緣

也。裸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

以褱領也。此以素為衣也。謂冕服爵

弁之中衣，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

皆爵弁自祭，士助祭于君，亦服爵弁

以去，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裸

也。禮記疏云：素衣朱裸，國君之禮，大

夫士不用繡黼丹朱，但用素純而已。

○沃。詩經考云：水經注：左邑故城，故

曲沃，涑水自城西。水流急湍，故詩人

以爲激揚之水。孔仲達云：成侯徙居曲沃，則為晉都。

至昭公分曲沃封桓叔，則昭公已前

已徙絳矣。然則穆侯以後，晉常都絳。

○白石皓皓。石義云：說文無皓字，當

作顛云白貌水微而石頭也

朱繡 詩經考云疏云於繡之上刺

繡以為黼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考工記云青與

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此言刺繡釋名云繡修也文修修然

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古義云首

子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

妨其躬身疑詩原有此末句而孔子

刪之茅觀左傳駟赤以揚水卒章為

四言則荀子所列亦未可據

黃氏曰抄云說謂桓叔將頌晉而民

為之隱蓋歎其成嚴華谷云自桓叔

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

與政而去之其後更亡世逾七七十

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

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及祥以

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

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

小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子貢傳云：曲沃盛彊，缺五賦錫之水。

申培說云：錫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

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此而後賦也。

備攷云：南海黃氏云：我聞其事，乃通

國皆知之，辭言不敢以告人者，及辭

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侯知之，雖不

敢告，乃深告之也。頗得魯說之旨。

右義此詩以白石為篇名，小序云：白

石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

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注

云：朱子解此詩為叛者自作，非也。無

論民欲叛，主斷無敢作此詩以自明

者，縱使有之，亦不義之甚。聖人胡為

錄之于經，以為後世亂臣賊子口實

哉。

椒聊

○椒聊之實。古義云。豐氏本椒作菜。○彼其之子。古義云。韓詩外傳其作已。

○蕃衍盈匊。古義云。釋文匊作掬。

○椒。詩經考云。爾雅云。檉。大椒。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檉。又云。椒。檉菜。李巡云。檉。菜萹也。椒菜萹皆有房。故曰抹。抹實也。陸疏云。椒樹似菜萹有針刺。葉堅而清澤。蜀人作茶。

○蜀人作茗。皆合。其葉六者香。今成。羣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鷄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花子計然云。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田。細者善。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椒。援神契云。椒薑禦濕。昌蒲益聰。

酉陽雜俎云椒可以采水銀菜萸英
氣好上椒氣好下類考云應邵謹
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
升以椒塗室亦取其溫暖本草經云
秦椒生秦山川谷及秦嶺上或琅琊
八九月採實蜀椒一名蘆藪生武都
川谷及巴郡八月採實蔓椒生雲中
川谷及五豕間採莖根煮釀酒胡椒
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調食用之味甚
辛辣古義云說文作藜徐鍇云按

說文無椒字此菜為椒字也

○聊古義云聊舊以為詔助辭似非
文理按爾雅云枕繫梅科者聊又云
杜赤棠白者棠以兩處文法例之赤
棠名杜其白者名棠則繫梅名枕其
科者名聊也科說文云高木也聊即
枕之高者郭璞云枕樹狀似梅字如
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蕃茂祈饒盈
滿也

○升詩經考云考工記云稟氏為量

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

後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輔

其耳三寸其實一升漢書云嘉量法

用銅方尺而圍其外左耳為升右耳

為合合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

也斗者聚升之量也右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

其深八寸

角詩經考云詩詁云兩手曰印屈

掌曰角禮書云角二升二角為豆四

升呂氏云古量二升曰角角大於升

捍雜云右者角大而升小或云廣雅

以為兩手謂之角角一升也曲禮云

受珠玉者以掬

小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

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祈盛大子

孫將有晉國焉

子貢傳云曲沃盛彊缺六憂之賦

聊

申培說以故為此篇若云蔽唐昭侯

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彊

師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古義云：卜序中培說皆相徬徠。解者以無朋猶云無比。然沈即大都耦國。尚未併晉。何至便云碩大無比哉。或謂此句及下碩大且萑皆指桓叔之德而言。如此贅詞于義悖矣。郝敬云：彼其之子指昭公也。無朋言寡助也。萑者馬行不進貌。言遲鈍也。以其身為諸侯奄有邦國。故以碩大稱之。于文義亦通。但從來未聞有國人斥其

君為殺其之子者。故不敢從。若朱字。則以此詩謂未必為沃而作。且不知其所指。則又過于疑。舊說者也。又云：韓詩外傳云：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并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

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網繆

○網繆未薪。古義云：豐本薪作新。

見此邂逅。玉海引釋文云：見此邂

講解講，不固之貌。類考亦引說文

近作講。古義云：豐本作觀。

○網繆。古義云：說文云：網繆也。繆說

文云：象之十紮也。今按網右施周周

者，密也。網繆連文，當是以十紮之象

周而束之。毛傳所謂猶纏綿也。

○束薪。古義云：解見漢廣篇。曹氏云：

詩人每以薪喻婚姻，如翹翹錯薪，析

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折于然而合

于此，有婚姻之義焉。種輟云：合異姓

以為婚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為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則網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

三星。傳云：三星，參也。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詩經考云：按參十星，然寔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為左右肩股，故毛以三星為參。心三星，天王正位，召南小星詩，毛以三為心，是也。故鄭謂三為

心。毛鄭二家說婚姻之時不同，後儒各從其所見。毛鄭考云：昏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疏儀云：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七星者，二十八宿之星言也。星宿在正南，則心星在正東矣。通釋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時，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于地。

之東方、此時既過仲春之月而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芻** 詩經考云、說文云、芻、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爾雅祚謂之芻。祭統王執芻。孔氏云、芻者、飼馬牛之艸。芻者、供燧火之艸。

○**隅** 詩經考云、說文云、隅、陬也。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謂之宦。宦音夾東南隅謂之突。

○**戶** 詩經考云、釋名云、戶、護也。所以

謹護閉塞也。說文云、半門曰戶。毛公

云、庶人革戶。

○**如此良人何** 黃氏曰、抄云、詩傳云、

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

也。張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

相及、蓋詩傳去序而言也。要之既曰

妾風、令從張說、東萊示曰、有感於男

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下序云、綢繆刺晉亂也 國亂則婚姻

不得其時焉。

子貢傳云晉亂民窮缺七傷之賦網

繆繆 隋豕云晉自文公始霸主諸侯

者九世至定公時趙鞅荀寅十吉射

各據其邑以叛遂至衰亂聖人列此

詩於唐風之終蓋與衛靈之絜棟齊

景甫田正同時也朱子以此詩為夫

婦相謂之詞曰喜之甚而自慶則詩

文子兮子兮者首章為女末章為男

中章通謂男女今繹傳文乃以婚姻

失時而傷之則所謂子兮子兮者似

為傷之者指其夫婦而言之非相慶

之意也一為傷一為喜而相慶不可

同日而語矣序亦是傷之之意

申壻說云綢繆晉亂民窮昏媾失時

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古義小序云綢繆刺密康公也康公

從恭王遊于涇上有三女奔之詩人

託為其母之辭以刺之注云周語云

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

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云云列女傳

稱康公母、姓隗氏、按路史國名記載
赤狄潞氏皆隗氏、潞氏後為晉所滅
是詩乃周畿內詩、而入之唐風者、倘
亦以康公母族、後入晉故歟、詩言三
星、言繁者、又言邂逅、亦三女同奔之
事、而何、又云、仰而見三星、則在天、陶
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語意同
此、取興三星、亦三女同奔之况耳、妻
象月、妾象星、疇彼小星、三女在東、正
同斯義、今夕謂今此三星在天之夕
也、曰何夕者、訝之之辭、後故此

七月介

扶杜

- 胡不飲焉、古義云、崔靈恩集注、飲
作次、
- 其葉菁菁、古義云、釋文豐本俱菁
菁、作菁、
- 獨行曩、古義云、曩、文選注作
甞、陸德明本作甞、
- 扶、古義云、顏之推云、江南本並木

傍施大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在木部集韻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謬也

杜爾雅云杜赤棠詳見召南甘棠

小序云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

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淚

所并爾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

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

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此詩子貢傳申培說載于魏風傳云

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杜杜申培說

同

古義小序云有杜本名杜杜婦曰刺

晉惠公也不納群公子又欲殺其兄

重耳將亡其國焉註云惠公名夷吾

獻公子遭驪姬之譖出亡于外獻公

卒秦穆公納之為諸侯初獻公立奚

齊盡逐群公子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獻公卒夷吾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

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

公名用，又遣寺人披往，謂濱殺重耳，不克。此詩前言不如我同父，則刺其殺重耳之事；後言不如我同姓，則刺其不納群公子之事也。是以知為刺惠公也。又云：小序云：刺時云云。今按：晉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然沃實負晉，非晉負沃也。如刺即當刺沃耳。又晉獻公患桓莊之族，逼盡殺群公子，此詩疑亦足當之。但皆於不如我同父一語不合，故前二說

愚皆無取焉。朱子謂此乃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鄒忠胤云：夫詩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申培說以為君子勸人孝友之詩，其意益緩，而篇中亦不見有勸孝之語。讀詩記云：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潛之，其葉菁之，即非以此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扶杜之不如也。獨行編云：言孤立無

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旨言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晚者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羔裘

○羔裘豹袂古義 豐氏本裘作求

○豈無他人古義 豈本他作宅

○羔裘豹袂類考 韓詩裘作裘

○袂詩經考 釋名云袖由也手所由

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玉藻云

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

小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

不恤其民也

子貢傳云晉大夫賢二字羔之賦

求

申塈說云、善求、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古義小序云、善求、裘豹祛、晉文公釋憾

于寺人披也。

篇名原只善裘二字、但檜韻亦有善裘、特用起

話以別之

又曰、序云、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

恤其民也、張鼎思云、晉昭公有曲沃

之逼、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

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鄧元錫

云、刺暇也、暇故與好、使私人在位也、

三說相迤、要皆無所依據、子貢傳申

塈說、皆以為晉人美其大夫之辭、今

按爾雅云、居、究、惡也、其非贊詞

明矣、愚初亦疑此詩、乃晉文公為孤

憊而作、即投璧于河之意、但以格于

爾雅詰字之義、故主今說、朱子等謂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斯亦合關

疑之訓矣。

補攷曰、此詩玩本文、畢竟是美其大

夫之辭首句指其服飾以致相親之
意自我人居之者從我小人願安之
情而委曲定其居也自我人究之者
從我小人之疾苦而詳悉究察之也
自我人三字正見體恤之周處曰維
子則我人更無他仰賴情自不忍携
矣舊都作刺時姑存其訓故以俟後
人折衷焉

類濱詩傳云君之靈於民上猶豹祉
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以羔為本
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羔
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
今李何不吾恤乎且吾之所以不吾
非無他人也特以故舊念子耳子豈
及謂我不能去而若我哉

鵝羽

悠々蒼天 玉海引韓詩外傳作悠
悠倉天

父母何怙 古義云豐氏本怙作忘

○鵝 詩經考云郭璞云鵝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疏云鵝鳥連雁而大雜俎云鵝遇鵝鳥能激盪禦之薰著毛悉脫禮曰鵝肝雁皆鵝與康胃鄭玄云奧脾也脾推曰說文曰肉出尺截焦賁易林曰文山鴻豹肥膾多脂蓋言此也聞諺曰鵝無舌說無脾說文曰午午音實相次也从匕从十蓋鵝性群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从

丰詩故曰鵝行類考云鳥之中鵝無舌鵝之趾有前而無後鮑古鵝字也古義云鵝亦水鳥上林賦曰鴻鵠鵠鵝駕鵠屬玉交精旋目頓鵞庸渠歲疵鵝盧群浮乎其上是也
○苞 古義云爾雅云稌也李巡云物叢生曰苞癘人名曰稌鄭玄云稌者根相迫迫相緻貌
○柶 詩經考云爾雅云柶柶郭曰柶樹又云櫟其實枲孫炎曰櫟實枲也

有楸彙自裴，邢云楸似檟之木也。陸
機疏云：唐風集于苞栲，今柞櫟也。徐
州人謂櫟為栲，或謂之為栲，其子為
皂，或言皂斗，其殼為計，可以染皂。今
京洛及河內多言栲斗，謂櫟為栲。五
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秦人謂柞
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檉之
屬也。其子房生為楸，木蓼子亦房生，
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檉以為
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蓬，其葉始生，食
之味辛，其栲子八月中成，搗以為燭，
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
齊民要術云：柞欲去還生，料理還後
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
中屋，薪樵不在此數。又云：鄭漁仲以
栲栳為柞木，以秦風之苞櫟，更是一
物，櫟即今之椽斗樹也。經詩朱子解
柞云：枝長葉盛，叢生有利，亦與椽斗
樹不同耳。

口鹽 詩經考云、疏云、鹽、與蠱字異義
同、左傳云、於文曰、蠱為蠱、穀之飛亦
為蠱、然則蠱害敗穀者、皆謂之蠱、是
鹽為不攻、牢、董氏云、說文、黃海為鹽、
黃地為鹽、故安邑之出為鹽、若而易
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口行 詩經考云、傳云、行、翻也、爾雅云、
羽本謂之翻、鳥羽根也、周禮云、羽人掌以
時微羽、翻之政於山澤之衆、以當邦
賦之政令、

口稻 詩經考云、爾雅云、稌、稻也、說文
云、稻、稌也、秔、稻屬、稌、沛國謂稻為稌、
本草、粳米味甘、主益氣、止煩止渴、
稻米味苦、主溫中、顏師古刊謬正俗
云、本州稻米、今之糯米、養生要集云、
秔、稻屬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
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
白如霜、味苦、主溫、食之令人多瘦、無
肌膚、秔米味甘、主利五藏、長肌膚、好
顏色、曲禮云、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月令云季秋天子乃以大嘗稻先薦
寢廟春秋說題詞云稻之為言籍也
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
水沮如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因其宜
也類考云摩揭它國出異稻巨粒
踰曰倍大大米即今江南之香珠稻
也隋書婆登國有月熟之稻一月一
熟

○梁 詩經考云本草青梁米味耳微
寒益氣補中輕身長年白梁米味耳

微寒注除熱益氣黃梁米味耳平主
益氣和中止渴陶隱居云青梁出北
方黃梁出青冀州白梁處之皆有唐
本注云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
青而細於黃白梁穀粒似青稞稞音
而少麩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
色惡不如黃白梁故入少種之此穀
早熟而收少作粥清白勝餘米白梁
穗大多毛且長穀麩扁長不似粟圓
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為黃梁之亞

黃粱出蜀漢高漸聞亦種之穗大毛
長穀米俱糜于白粱故子少不耐水
旱食之香美逾於諸粱人踰為竹根
黃圖經云粱皆粟類大抵入多種粟
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諸
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粟米亦相
似耳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
功用則無別矣雅翼云古不以粟為
穀名但米有字穀者皆稱粟今人以
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粱是其類

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者明取二
種耳周禮食豎食膳食之宜粱疏大
味酸而溫粱美味甘而微寒氣味相
成也禮記云祭宗廟之禮粱曰薊蕒
蕒音基又曰大夫無故不食粱

小序云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
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
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云魏人苦於征土字賦鶉羽

○孺豕云關文當是役不得終養五

字

申培說云、鴉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子貢傳申培說、此詩載于魏風、

古義小序云、鴉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注云、晉自靖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昭侯子孝侯、為桓叔子曲沃莊伯所弑、晉立孝侯弟鄂侯、莊伯伐之、桓生使尹氏武氏助

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叛王、王命魏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後為莊伯子曲沃武公虜而殺之、晉立哀侯子小子侯、武公又誘殺之、于是王又命魏仲立哀侯之弟緡、此序所謂大亂五世、而是詩所稱、王事靡盬者也、然則是詩之作、其在桓王十四年、王命立緡之時乎、故毛傳次序鴉羽下篇以魚衣接焉、又云、序謂昭公之後、云云、今按、篇中有執纓黍等語、似

與君子不類。子貢傳以為魏著于征
役之詩。鄒忠胤云魏居周之西土。與
邠芮岐畢俱屬通封。其調遣或尤煩
于諸國。此風詩王事靡盬所以獨見
詠于魏耳。亦無據。

無衣

○安且燠兮。陸音曰燠本作奧。

○七衣。詩經考云周禮大行人云諸
侯之禮。冕服七章。讀詩記云周禮注

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
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
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
曰黻。皆紵以為繡。

○六衣。詩經考云周禮云王之三公
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
服。禮。儀。亦。如。之。孔。仲。達。云。衣。服。指。謂
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
小序云。無衣。義。武。公。也。武。公。始。并。晉
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

作是詩也。

子貢傳云、曲沃伯執其三君、僖王命
為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嫡冢云
伯、即晉武公、桓叔之孫也、三君謂襄
侯、小子侯、侯、唐人刺之、使不是武
公、述請命之意、若知請命之衣為安
且吉、是武公猶知有周天子矣、武公
不知有周天子、未必請命、即請命亦
必不自述其意、還從唐人刺之為是
子者、唐人之指武公也、云安且吉者、

正以言其不安且吉、此刺之之意也、
序又以為晉人羨之、似未必然、至謂
其大夫為之請命、大夫未嘗請命於
天子、乃請命於天子之使、總是周室
之衰弱而然也、又云、沈守正曰、武公
滅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
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
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故為僭蹇
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舊
說以為天理未盡滅、小序以為羨武

少皆非也。此說正與傳云刺之者合。若義武公而夫子存之，豈作春秋之意乎？故當以傳為正。

申培說云：無衣，唐公孫俛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微言云：王伯厚曰：無衣，非義晉，蓋閔周也。自釐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篡釐之跡也。有曲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釐之跡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及爾也。

董氏曰：抄云：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事以為義，晉武公，俗儒遂因為之曲說，其所以壹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為義，失其肯矣。且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

乃猶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奸
誨盜。而亦所以為教也。嗚呼。文公之辨。
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為朱文公
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
武公篡逆之人。徵求命脈。要君無上。王
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焉。何
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樂。何所
不至。非後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
能推明諸侯之命脈出於上。則安是不
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

之尊嚴。為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
果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可廢
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九集詩
解者。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
論湮微。世俗驚憚。乃如此。至嚴華谷。則
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為之辨曰。潘父弑
昭侯。迎桓叔。晉兵攻桓叔。而立孝侯。是
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弑
孝侯。晉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
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

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之子哀侯。
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
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為小子侯。
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
誘殺小子侯。晉復立哀侯之弟緡。此武公
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滅晉。
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
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
以武公為可羨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
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

容誅也。彼其請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
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
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
也。不聞請于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
也。此正與唐藩鎮戍其主帥。而代之以
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
焉取其為義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
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
不刑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
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義之者。

持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雖
不差。木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
為之謀。而大夫自以為美。此黨賊者奸
謀也。彼自以為美。天下萬世不當以為
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
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請命
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矜強大。不肯少
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
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
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

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亦
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亦武公
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
不可掩也。三昧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
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
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為美也。
哉。嗚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為
亂臣賊子執。君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
鬱悶。而不可美。後世議論淪浹。而不知
是。則重可痛也已。

讀詩記云程氏云武公始有晉國而
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
美也劉氏云晉武公蓋其宗國則君
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
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
刺取其一節不蓋其美也辰之詩其
力足以蓋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
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又云喬琳為
朱此吏部尚書選人自前所注其官
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

此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
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
之安且吉安且煥也琳之為此臣王
師復振且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
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
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
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
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
秉彜之不可珍噫而王綱之猶可舉
也

備攷云此詩唐人暴武公驕蹇之狀而設辭以刺之朱氏云自述其請命之意恐未然小序以為美之則大謬矣武公執君篡國之罪法無可赦者若云尚知請命為可美然莽操之奸亦可美乎自古跋扈不軌之臣挾天子以逞狂邪聖人之所必誅而猶存其從惡之詩必不然矣

古義小序云無辰七分

秦風亦有無辰故加七分

二字晉人刺曲沃武公也武公伐翼

執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又云序以為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駁云武公執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貪吏以求

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為賊
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茲誨盜
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
其顛倒煩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
甚者愚按朱子之論正矣至序中所
云請命乎天子之使一語亦無替據
咄為詩中子之一字誤耳顧不知子
即指武公也此詩寓刺于美其言衣
之安吉繇請命而得之然篇中不叙
及請命之事朱傳改為作詩者代武

公自述而以子為天子之稱則又不
倫甚矣

有杖之杜

十二月十日

○噬肯適我 玉海引韓詩云逝肯適
我逝及也

○生于道周 玉海引韓詩周作右
○噬肯來遊 古義云遊畢氏本作觀
也

小序云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

寡特並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備攷云玩詩辭是好賢若渴之意非
文公不能宣刺歟又云文公出亡十
九年卒能復國霸諸侯則求賢自輔
之効也史稱其自少好士有賢士五
人其餘不名者數十人惟中心誠篤
故狐趙諸君子周旋艱險雖之死而
不忍去也漢武召申公轅生而卒不
用蓋慕求賢之名而中心固不可測
飲食雖腍烏足羈賢士哉

子貢傳云晉文公好賢缺杖杜

臆家云此詩朱子以為好賢恐不足
致予甚然之傳以為晉文公之詩似
又說不得恐不足致也豈好賢之至
挹損之極初不自知其為強國乎抑
初霸尚未強大而云然乎
申培說云杖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
羨之興也

古義小序云有杖之杜晉文公好賢
國人羨之注云鄒忠胤云嘗怪用賢

如晉文能得之眾隸之卻缺未免失
之負紕之介推從亡之貴如投骨于
地信然而爭其不言祿者僅一个未
推而祿亦非及矣今玩此詩語意毋
乃為龍蛇之怨而志過乎歸山餓隱
欲授餐而無從此固文公所心惻也
朱子亦以為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
致之故作此詩其不敢定其世者闕
其所不知也

讀詩記云鹿氏云杜杜陰至寡也然
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
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
則是杜之不若也陳氏云使武公誠
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
則賢者自來矣

葛生

○葛生蒙楚古義云蒙氏本蒙作家
後同

○歸于其居古義云墨李居作丘

○蕨 陸疏云、蕨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巢、不可食、注列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古義云、說文云、白茶也、本草云、一名兔葵、作藤生、根似天門冬。

○域 詩經考云、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北域而為之圖、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枕 詩經考云、說文云、枕、卧所薦首者、釋名云、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錦 類考云、說文云、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萑 詩經考云、尚書云、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萑、厥民因、鳥獸希革、書大傳云、南方者、旺方也、旺方者、物之方旺、何以謂之夏、夏者、假耆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爾雅云、夏為朱

明。蓋問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
交。萬物華實。管子云。南方曰日。其時
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九暑乃
至。時雨乃降。土敷百果。乃登。此謂日
德。

角枕繫兮。錦衾爛兮。古義云。枕卧
所以薦首者。以角為飾。猶梁元帝謝
寶枕啓。所云重安玳瑁者也。司馬相
如美人賦云。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
爐薰香。黼帳高垂。茵褥重陳。角枕橫

施。繫通作燦。說文云。燦爛。明滯貌。衾
解見小星篇。以錦為之。爛光色也。虎
祖禹云。角枕之繫。錦衾之爛。則其嫁
未久也。蘓轍云。物存而夫亡。是以感
物而思之也。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
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
角枕繫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向晉明
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
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
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為悼亡之詩舊

矣。邾敬以角枕錦衾為歛襲之具，而引周禮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歛用衾為証。然上章已有歛蔓于域之文，不應先言葬後言歛也。小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子直傳云：晉人久於從。

賦

葛生

申培說云：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于於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讀詩記云：廣漢張氏云：葛生之詩，雖

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備攷云：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誤矣。好攻戰，則多離間之怨。

古義云：此死者之婦悼亡之詩。采詩者錄之，以志刺。獻公名侁，諸武公子。孔穎達云：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

年卒。按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助，滅翟。魏二年，使太子申生，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魏。又執廬公。八年冬，晉軍克敗狄于采桑。見于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又按外傳，載獻公田，見翟祖之氣，歸寢不寐，遂伐翟祖。曹氏云：二十三年之間，九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教而不已，及禍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采苓

采苓采苓。類考云：詩補考遺，苓作藎。

首陽之巔。古義云：豐氏本巔作顛。人之為言。古義云：為定本作偽。下同。

首陽。詩考云：孔氏云：首陽之山在

河東蒲坂縣南。馬融云：華山之北，河
曲之中。十三州志云：雷首山一名獨
頭山，夷齊所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
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小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
譏諷。

子貢傳云：晉獻公好譏。缺七賦采苓
嫡冢云：愚按集註混言刺聽譏，不言
何公，疑小序獻公之說，為無據也。今
觀傳之篇次，在武公之後，文公之前。

則世次了然，且獻公之聽譏，又明著
春秋經傳，復何疑乎。

申培說云：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譏之
詩賦也。

備攷云：蒲氏快曰：朱注二邊字最有
味，正應下徐字審字，蓋那帝怙燕王
上書之詐，蓋審察其書所繇來也。
又云：譏人之言，大可畏哉。觀驪姬陽
譽太子，陰使人譏之，又置毒胙中，垂
涕而求退，雖明主未免激怒，况昏淫

如猷公乎。始聽中藹之譏，終惑于驥
姬之舌，遂至殺太子，弑三君，大亂十
六年，而後廟社獲安，譏之禍如此。為
人主者，可不深戒之哉。歷譏無他法，
亦曰舍譏舍譏而已。
古義云：史獲之占曰：挾以銜骨，且懼
有口，苟可以情，其入也必甘。蓋晉猷
之好談，已聳集于中藹之譖，鬻子而
女，我猶其最著者。公固曰：何口之有
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無奈

其受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豔嬖之
興，帝在中主，筭視既交，則情與愛遷，
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狡謀鉗其情，
先哀誓捷于寵初，夫如是，雖欲弗受，
安得而弗受。又云：朱子改為聽譏之
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猷公時，非也。事
之可據，孰有如晉猷公聽譏者乎。如
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
者姓名乃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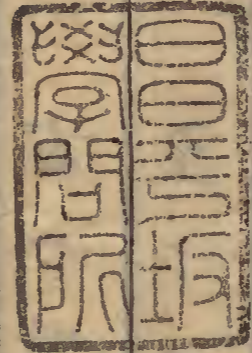
子藹傳唐風，以聽蟬山有樞茶聊錫

長水 魚衣 葛生 兼 荅 杜 野 有 蔓 草
其 求 被 汾 綢 繆 考 次 序 九 十 二 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右一冊自庚戌九月二十六日起筆
至十一月十四日終齋魏唐風

弘文院學士



百十九卷

此文訂定

